陸氏南唐書/卷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陸氏南唐書

◀上一卷

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七

下一卷▶

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七

吳廷紹

吳廷紹為太醫令，烈祖因食飴，喉中噎，國醫皆莫能愈。廷紹尚未知名，獨謂當進楮實湯，一服，疾失去。馮延巳苦腦中痛，累日不減。廷紹密詰廚人曰：「相公平日嗜何等？」對曰：「多食山雞、鷓鴣。」廷紹曰：「吾得之矣！」投以甘豆湯，亦愈。群醫默識之，他日取用，皆不驗。或扣之，答曰：「噎因甘起，故以楮實湯治之。山雞、鷓鴣，皆食烏頭、半夏，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。」聞者大服。

潘展

潘展，往來江淮間，自稱野客。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，不甚見禮，館之馬厩旁。一日，從匡國獵近郊。匡國妻行至厩，因視展所居，四壁蕭然，草蓆竹笥而已。發笥，睹二錫丸，亦頗怪之。展歸大驚曰：「何物婦人，觸吾劍。賴吾攝其光芒，不然身首殊矣！」或以告匡國，匡國竦然曰：「殆劍客也！」求學其術。展曰：「姑一試之。」乃俱至靜院，探懷出二錫丸置掌中。俄而氣出指端，如二白虹，旋饒匡國頸，有聲錚然。匡國汗

下如雨，曰：「先生之術神矣！」觀止矣，展笑引手收之，復為錫丸。匡國表薦於烈祖，召居紫極宮，數年卒。

李冠

李冠，善吹洞簫，悲壯入云。元宗將召之，會軍旅事興，不暇。司徒李建勳亦知音，絕歎賞之，冠輒不遇。周顯德中，北遊梁宋，每醉，輒登市樓長嘯。後不知所終。

某御廚者，失其姓名，唐長安舊人也。從中師至江表，未還，聞崔胤誅北司，遂亡命，而某留事吳。及烈祖受禪，御膳宴設賴之，略有中朝承平遺風。其食味有鷺鷥餅、天喜餅、馳蹄餤、春分餤、密雲餅、鐺糟肉、瓏璁餤、紅頭簽、五色餛飩、子母饅頭，舊法具存。

申漸高

申漸高，優人。昇元中，為教坊部長，時關徵苛急，屬畿內旱。一日，宴北苑，烈祖顧侍臣曰：「近郊皆得雨，獨都城未雨，何也？得非刑獄有冤乎？」漸高遽進曰：「大家何怪，此乃雨畏抽稅，故不敢入京爾。」烈祖大笑。明日，下詔弛稅額，信宿大雨霑洽。周本自吳時有威望，烈祖慮其難制，因內宴，引鴆酒賜本。本覺之，輒取禦杯均酒之半以進曰：「願以此上千萬壽，庶明君臣一心！」烈祖失色，左右莫知所為。漸高托俳戲，舞袂升殿曰：「敕賜臣，漸高並飲之。」納杯懷中而出。烈祖密遣中人持藥解之，不及，腦裂而卒。至元宗時，又有李家明，亦優人。宋齊丘止一子，輒死，悲哭躍月。齊王景達勉之，不從。家明曰：「是易喻爾！」作紙鳶，大書其上曰：「一子不能捨，如讓皇百口何？」縱之，墮其第中。齊丘取觀，為抆淚而止。元宗失江北，遷豫章。龍舟至趙屯，舉酒望皖公山曰：「好青峭數峰，不知何名？」家明對曰：「此舒州皖公山也。」因獻詩曰：「皖公山縱好，不落禦觴中。」元宗太息，罷酒去。

譚紫霄

譚紫霄，泉州人，幼為道士。初，有陳守元者，亦道士。嘗斸地得木扎數十，貯銅盎中，皆漢張道陵符籙，朱墨如新，藏去而不能用。以授紫霄，紫霄盡能通之。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，劾鬼魅、治疾病，多効。閩王王昶尊事之，號金門羽客、正一先生。閩亡，遯居廬山棲隱洞，學者百餘人。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嘗殺女奴，投屍井中，人無知者。遇

疾，召紫霄。中夜被髮仗劍考治，見女厲自訴。詰旦，屏人以語敬洙。乃丹篆符遣之，疾即愈。廬山僧闢路，有大石，堅不可鑱。紫霄往視，曰：「此固易爾！」索杯水噀之，命工施鑱，應手如粉。後主聞其名，召見，賜官階，辭不受。俄無疾卒，年百餘歲。今言天心法者，皆祖紫霄。

史守冲

史守冲、潘展，皆不知何許人。烈祖嘗夢得神丹，既覺，語左右，欲物色訪求。而守冲適詣宮門獻丹方，展亦以方繼進。烈祖皆神之，以為仙人，使煉金石為丹。服之，多暴怒。群臣奏事，往往厲聲色詰讓。嘗以其藥賜李建勳，建勳乘間言曰：「臣服甫數日，已覺炎躁，豈可常進哉？」烈祖笑曰：「孤服之已久，寧有是事？」諫者皆不從。俄而疽發，遂至大漸。臨終，謂元宗曰：「吾服金石求長年，今反若此，汝宜以為戒也！」

耿先生

耿先生者，父雲，軍大校。耿少為道士，玉貌烏一作「馬」爪，常著碧霞帔，自稱比丘一作「北大」先生。始因宋齊丘進，嘗見宮婢持糞掃，謂元宗曰：「此物可惜，勿令棄之。」取置鐺中，烹煉長久，皆成白金。嘗遇雪擁爐，索金盆貯雪，令宮人握雪成錠，投火中。徐舉出之，皆成白金，指痕猶在。又能煽麥粒成圓珠，光彩粲然奪真。大食國進龍腦油，元宗秘愛，耿視之曰：「此未為佳者。」以夾謙囊貯白龍腦數斤，懸之，有頃，瀝液如注，香味逾於所進，遂得幸於元宗。有娠，將產之夕，雷雨震電，及霽，娠已失矣。久之，宮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，耿亦隱去。幾月餘，中外大駭。有告者云，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宮。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，見與數道士方酣飲，乃迎還宮，道士皆誅死。耿亦不復得入宮中，猶然往來江淮，後不知所終。金陵好事家，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真云。

古史官書忠義、孝行、列女各為傳，南唐偏方短世，又史牒放逸，不能盡見，摭其僅可書者，合為節義傳。

段處常

段處常，失其鄉里家世。保大中，為兵部郎中。周侵淮南，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，乞陳利害，甚辯。契丹本通南唐，徒持虛辭，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。至是，無出師意，而

留處常不遣。處常怨其無信，誓死國事，數面誚虜主。虜主亦愧其言，優容之，以病卒於虜。

趙仁澤

趙仁澤，失其鄉里家世。保大中，為常州團練使。周人來侵，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。仁澤戰敗，被執，歸之錢唐。仁澤見吳越王不拜，責之曰：「我烈祖皇帝中興，首與先王結好，質諸天地。王今見利忘義，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！」吳越王怒，以刀抉其口至耳。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，以良藥敷瘡，獲愈。後不知所終。

張雄

張雄，失其鄉里家世。周人來侵淮南，民自相結為部伍以拒周師，謂之義軍。而雄所將最有功，元宗命為義軍首領。及割地，徙之江南，歷袁、汀州刺史。後主見討，保大中書將無在者，乃擢雄統軍使。雄謂諸子曰：「吾必死國難，爾輩不從吾死，非忠孝也！」諸子泣受命。與田欽祚戰於溧水，敗績，他將皆遁，士卒死者萬餘人。雄與其子力戰，俱死。不同行者，亦死於他陳。父子八人，無生存者。時金陵已危蹙，不復議贈卹，國人哀之。

陳褒

陳褒，江州德安人，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。十世同居，長幼七百人，不置奴婢。日會食堂上，男女異席。未冠笄者，別又為一席。畜犬百餘，共以一船貯食飼之，一犬不至，則群犬皆不食。築書樓，延四方學者，鄉鄰化其德，獄訟為之哀息。昇元初，州以聞，詔复徭役，表門閭，同時見旌者尚數家，皆五世同居云。

永興公主

永興公主，烈祖女也，嫁吳睿帝太子璉。及禪代，宋齊丘請離婚，烈祖不聽，公主以為吳室塚婦。而國亡，中懷憤悒，聞之呼之為公主，輒悲傷流涕。烈祖愧之，乃以璉為中書令、池州節度使。璉卒，公主哭之過哀，亦感疾卒。

余洪妻鄭氏

余洪妻鄭氏。洪為閩將，唐師下建州，裨將王建封得鄭氏。以其有色，而自持堅貞不撓，不敢犯。獻之大將查文徽，文徽欲納之，鄭大罵曰：「王師吊伐，當褒錄節義，以表勵風節。建封出行伍，尚知見憚。君，元帥也，乃欲為禍首耶！」文徽大慚，亟訪其夫歸之。

吳媛

吳媛，浚儀人，唐史官兢之後。父志野，義不仕梁，南游吳，遂家廬陵。媛適段甲，生子未晬。段卒，父母以媛少，議嫁之。媛　　面自誓，事舅姑極備謹，教所生子為善士。韓熙載使江南，表其節云。